

日本，對我們是個滋味雜陳的國度。

簡簡單單的打算吃喝玩樂看花賞葉泡泉，日本真是個短期旅行的好地方，東京固然吸引，京都奈良大阪，以至北海道、富士山、四國等都是遊日熱點。從另一角度看，儘管大丸、松板屋、三越、八佰伴等公司已逐一從香港告退，但這裡還有崇光、松本清……，而大大小小的壽司店、拉麵店也在我們附近。

我少吃壽司但愛讀書看戲，從松本清張到三島由紀夫到太宰治到村上春樹，都給我很大的閱讀滿足；從木下惠介到黑澤明到小津安二郎到是枝裕和，都讓我在光影之間有不同的感動——還有，近年的《字裡人間》、《禮儀師之奏鳴曲》、《新活日常》等電影，透過辭典編纂者、納棺師、公廁清潔工的故事，都讓我對日本人早有口碑的認真專注與匠人精神，有了更具體的感性認知。

我出身中文系，現代中國文學如何受惠於日本是繞不過的一頁。周氏兄弟固然突出，郁達夫、郭沫若、田漢、夏衍、李叔同、曾孝谷、歐陽予倩……而李、曾、歐陽三位在1907年以「春柳社」名義在日本演出《黑奴籲天錄》，早已獲公認是中國話劇的開始。

然而，雖深知這些，我卻要在母親逝世後才敢踏足東瀛，因為她在生時曾屢屢對我痛陳當年「走難」的辛酸。每個

人都有過去，沒有回憶的人就等如失卻身份。日本對香港曾是個侵略者，「三年零八個月」是個抹不去的歷史；放眼整個中國，更有一連串の九一八事變、盧溝橋事變、南京大屠殺……

中日關係實在複雜，王柯教授有《亦師亦友亦敵》一書，精準概括近代兩國之間這三重關係。再往前推移，中國總是日本長期的「師友」。中華文化深刻影響日本的文字與典章制度。日本書畫藝術、建築與城市規劃，在在都有中國的元素。近年我兩度在十月到奈良看正倉院展，細賞當年唐朝給天皇送過來的文物，從而遙想中日兩國曾經如何融浹相知，遣隋使遣唐使如何西渡，鑑真大師如何東往……

中日關係近來處於低潮，雖深信只是一時曲折而不免有點憂心。當知道好友林沛濂以碩士論文為基礎，擴而充之，用心撰著這本《和戲鏡華：日本戲劇在香港》並付梓發行的時候，就特別感到興奮。本書既是這個特殊題目的系統論述，也是認識香港戲劇一個富趣味的切入點，當然更有便我們從戲劇出發，深入了解日本這讓我們滋味雜陳的國度。假若它能在促進文化交流方面稍添磚瓦，使中日之間遠離「敵」意，「師友」關係更趨緊密，林兄此書就真有不虞之功了。